



光明学术文库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丛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 JIANGSU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SERIES



P 哲学与终极关怀

PHILOSOPHY AND ULTIMATE CONCERN

卞 敏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卞 敏 / 著



P 哲学与终极关怀

PHILOSOPHY AND ULTIMATE
CONCERN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终极关怀 / 卞敏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9

(光明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1450 - 8

I. ①哲… II. ①卞…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3572 号

哲学与终极关怀

著 者: 卞 敏

出版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杜 星

责任校对: 李 勇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1(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dux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 数: 269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1450 - 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引 言 从电影《泰坦尼克号》说起	/ 1
第一章 远古时代的生命崇拜	/ 4
一、自然崇拜：天地信仰的起源	/ 4
二、图腾崇拜：祖先信仰的开端	/ 10
三、生命崇拜：性崇拜的升华	/ 17
第二章 人生关怀的三个层次	/ 22
一、物质关怀：关注人的自然生存	/ 22
二、精神关怀：关注人的精神生存	/ 27
三、终极关怀：关注人的价值生存	/ 34
第三章 中西方终极关怀的差异	/ 48
一、宗教：西方终极关怀的主要形式	/ 48
二、哲学：中国终极关怀的主要形式	/ 54
三、中西方终极关怀差异形成的原因	/ 59
第四章 哲学的终极关怀	/ 68
一、宇宙意识：从有限中追求无限	/ 68
二、自我意识：人在宇宙中的价值	/ 73
三、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追求生命之永恒	/ 80
第五章 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关怀	/ 88
一、传统儒家的终极关怀	/ 88



二、传统道家的终极关怀	/ 99
三、佛教与道教的终极关怀	/ 104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意蕴	/ 11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 112
二、文学与艺术的审美情趣	/ 117
三、哲学的诗化：哲理与诗意之融合	/ 123
第七章 西方哲学：科学与宗教之中介	/ 131
一、西方哲学的起源	/ 131
二、自然与自由：哲学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	/ 139
三、作为科学与宗教中介的哲学	/ 148
第八章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 153
一、科学精神：工具理性的精髓	/ 153
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的内核	/ 158
三、终极关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 168
第九章 求真、崇善、爱美	/ 176
一、真、善、美：人生价值追求的三种取向	/ 176
二、通向“至善”之路	/ 181
三、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审美追求	/ 189
第十章 理想、信仰与终极关怀	/ 197
一、理想：人的精神支柱	/ 197
二、信仰：科学的信念	/ 202
三、终极关怀：理想与信仰的统一	/ 208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关怀功能	/ 218
一、哲学是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	/ 218
二、本体论承诺的价值目标	/ 221
三、提升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 224
四、为人类寻求精神家园	/ 228
后 记	/ 232

引 言

从电影《泰坦尼克号》说起

1998年3月，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简称《泰》）获得11项奥斯卡奖。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后，立刻引起不小的轰动。1912年冬天，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遭遇冰山，沉陷于大西洋海底。上世纪初的那场自然浩劫，想不到又在世纪末以同名电影被人们提起，被人们缅怀。

电影《泰》展示给人们的，显然是一种带有悲剧性的美。无论我们坐在影院里怎么欣赏那动人的音乐，观看那壮丽的场景，甚至被那梦幻般的爱情所打动，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一场不可避免的灭顶之灾正在等待着船上这些人。

“泰坦尼克”作为英语titanic的音译，其原意是“巨大的”。然而，那神话般的工业文明力量尽管很强大，其实是机械的力量，不可靠的，束缚人的。正如本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说，“历史证明，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灾祸。”影片再现泰坦尼克号遇难，体现的正是世纪末的人们期待越来越发展的技术力量而又不知如何控制的一种矛盾心理，一种灾难性情结。船上工程师临终前遗憾地说：“可惜我没能造出更坚固的船。”其实，任何技术都存在着局限性。在经历过数不清的灾难之后，人们对此看得更加清楚了。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但也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一旦失去控制，又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影片结局之惨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警示。

《泰》片在电影美学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电脑特技制作，而是人性、艺术性始终凸现在主体位置。这带给观众的震撼是属于心灵的、持久的，而不是纯感观的、快餐式的。全方位、多视角地审视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充分发掘人性的内涵，这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尤其是电影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与认识功能。电影要想在美学意义上征服观众的灵魂，必须依靠其展示的艺术性与人性魅力。



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艺术作品，不乏许多传世的精品力作，但无论是文学、戏剧还是影视创作，似乎有越来越注重于其形式的物质外壳而忽视艺术本身应具有的文化责任感的趋向。而《泰》片抛弃了“物质的现代化”，注重发掘属于艺术本身的精神价值与道德内涵，这就使得已经厌倦物质利益至上信条的人们，重新寻找到一个纯洁的精神家园，给人们骚动不安的心灵以精神慰藉。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当一个人拥有生命时，你往往感觉不到它的珍贵，有时甚至会感到生命的迷茫与空虚。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当你要失去它时，才会发自内心地热爱它。人生最根本的欲求是生命，因而在世人眼里，最为恐惧的也就是死亡了。在死亡面前，最能展露每一个人真实的心灵。当人在具有死亡意识时，方能悟出“生之智慧”，方能真正获得对人生的有限观念与整体观念。《泰》片最震撼人心之处，是人们在突然面临死亡灾难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可贵的勇敢精神和牺牲精神。人类的勇气、信念和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它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超越生死的藩篱。巨轮虽然沉没了，但这种精神是永远不会沉没的。

“泰坦尼克号”巨轮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在非金钱、势力及人的意志可以控制的强大自然力面前，影片刻画了人类之于死亡的深刻恐惧和无力抵抗：高贵、自私、残酷、冷漠，一切道貌岸然的面具终会在脱去之后被遗忘，而善良、无私连同崇高的爱情一齐奏响的悲歌，却在沉沉的夜色中荡气回肠，久久不绝。影片通过许多传神的细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心态，尤其是在面对抉择生死的一瞬间，代表着真善美和自私心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给观众留下极大的视觉与心理冲击。

在冰海沉船的生死时刻，船上的乘客与命运奋力抗争，同时出现一幕幕感人的场景：设计师把救生衣让给了别人；已经知道无法生还的母亲在轻轻地安抚着看书的孩子；船上的小提琴乐队演奏婚礼进行曲为生离死别的人们送行；老船长恪尽职守，视死如归等等。这些人都以一种极大的同情心，直至以自己的死，在继续着对别人的无私奉献。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真实的灵魂。

影片倾注在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思想，更能反映出热恋中的情人对爱的奉献，对生命意义的尊重。年轻貌美的贵族小姐露丝，爱上穷困流浪者杰克，并不仅仅是她人生中的一种偶然，这和她鄙视上流社会的虚伪、自私，以及持有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应当说是分不开的。尽管两人社会地位悬殊，但他们对自

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渴望是共通的，对生活真谛的理解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是共通的。他们冲破世俗之见而相识相爱，对未来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很显然，比船的沉海更为惊心动魄的是人的沉海。那场冰海沉船的悲剧终结，是空前绝后的 1500 人的遇难。而影片在艺术再现这一切时，更加突出了男女主人公杰克与露丝的生死离别。此时此刻，最感人的是杰克说的“活下去！你不能放弃”和露丝“我答应你”的对话，最揪心的是露丝遇救时泣别死去的恋人杰克。当她心爱的恋人在湛蓝透明的海水中渐渐沉去，身影渐小，此时观众颤动的心也随之沉落，但相信两个年青的灵魂将永铸一体。“为了爱他而活得更好”这一幕迥异于传统殉情而具有现代意识的“生死恋”，似乎使银幕上下的生者在倾刻之间都知道了什么东西是活着的人最应该记住的，即真正明白了活着的意义。由此看来，死亡迫使人们悟出生存的使命与目的。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是对更加完美的人生的渴望。

当代人生活在较为和平的空间，往往缺乏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这种状况，容易造成我们在理解生存意义上的偏差。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平衡危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但由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淡化、战争威胁、技术异化、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和人生迷惘之中。信仰危机，道德失落，自我感、意义感、归属感的丧失乃至人的心理失衡和个性扭曲，已成为当代世界严重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高科技·高思维》中，提出高科技需要高思维，即“在高科技时代寻找人性的意义”问题。当代世界特别需要一种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类生存价值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课题。

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虚伪的、不确定的。西方后现代理论，越来越不关注终极关怀，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一个理想。对生存意义的哲学思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为当代人诠释人类生存的意义，《泰》片无疑是经典之作。“泰坦尼克号”巨轮上 1500 名生命瞬间即逝，正是这些飘浮在海面上的死尸，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珍爱。生命的意义，是由死亡作为背景才得以显示的。在以死亡为背景的屏幕上，生命投射出的光束灿烂而美丽。而那些幸存者的获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性的获救。人性在残酷的无法抗拒的巨大灾难面前获救，似乎在昭示着人类的生存意义，从而凸现出重视人生、关注生命的主题。

第一章

远古时代的生命崇拜

生命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自然界创造的最高产品。人类自诞生以来，作为一种最高级的生命现象，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地球上。生命现象是美妙而神奇的。对生命现象的崇拜，是人类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远古时代的生命崇拜，是以神话传说与原始宗教等形式出现的。神话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他们解释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神话在史前人类文明中，构成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的象征性表现，远古神话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在其中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

人的终极关怀意识，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生命崇拜。远古时代对生命的关注，经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命崇拜三个阶段。

一、自然崇拜：天地信仰的起源

人，在刚刚异于禽兽之始，出于生存的需要就具有神圣的宗教性情感，都经过了一段童年梦幻期。原始宗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各民族的先民们都经历过的。在远古时代，原始部落的先民给一切不可理解的事物与现象都涂上神灵的色彩。神话、占卜、祭祀等原始宗教形式，都具有崇拜的狂热性与神秘性。一切宗教都可以从原始巫术中找到其痕迹。由于原始初民相信一种难以理解的神秘力量的存在，因而巫术仪式能唤起原始人征服自然的信心与勇气，并激发起人的最初信仰。

以生命崇拜为特征的神权文化是人类社会早期最主要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自古以来，人们便感到人生无常而自然永存。费尔巴哈说：“自然界是宗教的第一个对象。”^① 原始人从大自然中发现了超乎现实的东西，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79页。

并觉得这东西是永恒不朽的，从而赋予一个实物具有超自然的灵性而崇拜它。这种最初的原始宗教感情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热烈而深遂的拥抱，如同一首美好的充满无限深情的诗歌。

人类最初的自然宗教具有明显的认识功能，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界，因此自然界势必成为原始宗教的对象。恩格斯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①

据考古学发现，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观念大约产生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的思维能力还只处在低级阶段，但又有一定的幻想能力。最初由于梦境的关系，人们以为肉体和精神是可分合的，而且精神是居于人体之内并主宰躯体的超自然体。此时的任何观念都只是对自然界的朦胧意识，只能模糊地感觉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即觉得自然界是一种威力无比的异己力量，它既能给人带来难以克服的灾难，又能给人得以生存的恩泽。

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认识，而是进一步去思考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联系。当人们感觉到自己有思维能力，并进而根据对自身的认识去解释自然现象，以自己的思维能力去比附周围的世界时，认为天地万物都像自己一样，有思想，有意志，有自己的灵魂存在，并深信灵魂在一个生命体死亡后继续生存着。这从世界上许多古人类都知道用赤铁矿粉末去涂抹死者来看，原始人确信人的灵魂不死。于是，就产生了人类最原始的宗教观以灵魂永存思想为内核的万物有灵论。

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意味着死亡意识的产生，同时也是精神生命个体化的开始。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终极性的思考，实质上是一个对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究竟是依赖于肉体器官呢，还是独立于我们的肉体器官？在原始人看来，人都具有一个灵魂，它在人死后仍然以幽灵的形式存在着。进而又认为，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这些灵魂都按着自己特有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显现。《礼记·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万物有灵论的自然崇拜，首先表现为动物崇拜和植物崇拜，而这种自然崇拜形式与原始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分

^① 《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63页。



不开的。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的是渔猎生活，所进行的生产劳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捕猎鸟兽鱼虫，一是采集天然的草木果实。在狩猎乃至游牧时代，动物都是人类主要的衣食资源。没有动物，人就不能生存；而猎取或饲养动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对动物的依赖感，是动物崇拜的主要根据。人们敬畏的是动物，力求驾驭的也是动物。动物神话透露了上古人类对以鸟类、兽类、虫鱼类为主的动物崇拜。由狩猎活动所产生的是动物崇拜，由采集天然果实活动产生的是植物崇拜。略晚于动物崇拜的植物崇拜，与最初的生产活动有关。动植物崇拜还具有一定的原始崇拜仪式，如狩猎前的巫术仪式、春播仪式、收获前的祭谷仪式等等。

由于人类生活在极其遥远的童年时代，宗教信仰发展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人们当时不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去塑造神祇，而是按照各类动植物去塑造关于神祇的种种形象。这种动物崇拜或植物崇拜，既具有最原始的“拜物教”的特征，又反映了人们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而寄托的期望。

当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农牧定居阶段以后，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观的发展，就从动植物的崇拜又逐步扩展到对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崇拜，诸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等。这些与人类农牧生产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都有可能成为敬畏和崇拜的对象。这就从自然崇拜中产生出天地信仰的观念。

原始人在对自然物体进行崇拜时，总是将某种神性赋予自然物体，或以自然物体具有神性为前提。这种山川风雨自然崇拜，在中国上古时代亦存在，卜辞及先秦文献中都可以见到有关记载。如《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这种祭祀的“神”，也就是自然神。

当人类思维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对众多的自然崇拜对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产生出天与地的观念，把日月星辰归于天，山川湖海归于地。这时，原始宗教的重心便从狩猎巫术形式转向天地崇拜。天体寥廓，气象万千；天气变化，与人类利害直接相关。原始人最容易神化天体。中国古代关于天的信仰，《尚书·尧典》说：“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马融注：“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这里所说的上帝，就是天。由此可见，大约在舜的时代以前，就已经建立起关于上帝即“天”的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如果说古代人信仰的最高代表是“天”，甚至是“天命”，那么，在“天

命”的意义上或许更能表现出宇宙秩序与宇宙命运的色彩。

由于“天”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因而，对天的信仰，对天命的敬畏，就成为古代人主要的宗教意识。中国上古时代，以占卜等形式出现的巫文化比较发达。从个体巫术到公众巫术，从巫术到祭祀，逐步孕育出“神”的观念，导致了自然巫术向神灵祭祀的发展。夏代以降，中国逐渐进入奴隶社会。这时“天”已成为最高的神，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诗经·小雅·谷风》中，就有“明明上天，照临下土”的诗句。在周代，周公对康叔《酒诰》中，有“天降威”、“惟天降命”、“天降丧于殷”^①的说法，表现出周人继承了殷商有关天命降祸的信仰观念。对原始思维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是任何一种神秘幻想永不枯竭的源泉。

在古人看来，天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天的意志是一切价值的终极依据。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②一个人若要积极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必须在道德活动中去敬畏天命与体认天命。周人祭天于郊坛，祭地于社稷，祭祖于宗庙，使殷商以来对天地诸神与祖宗之神的祭祀仪式逐渐成熟。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帝王受命于天，代天管理臣民，服从于帝王就是遵从天命。北京紫禁城外的天坛，有圆形祈年殿，殿顶覆盖着象征天空的蓝色琉璃瓦，坛外三层露天石阶，这是过去朝廷在祭天仪式中放置祭坛的地方。每逢冬至时，皇帝都会在天坛最顶一层的中央献祭，以敬拜上帝。

古人对天的信仰，导致太阳神崇拜。《礼记·郊特牲》中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郑玄注：“天之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在纷纭多变的各种自然现象中，对人类生活和思维想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太阳。太阳的朝出夕落是人类祖先建立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引发出阳与阴、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等各种对立的哲学观念的基础。

太阳带来了春夏秋冬季节性的变化，而这种季节变化通过农作物的生长形成一种周期性。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很容易通过因果性的关系了解到，太阳就是大地上这些季节变化、动物变化、植物变化的原因。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太阳是一个主动者，人们很容易把它设想为一个伟大的神灵。对

^① 参见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4页。

^② 《论语·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

太阳的崇拜，既是天地自然崇拜的结果，也是远古时代生命崇拜的开端。

原始人在经验观察中就不难发现，与植物生命趋向衰亡的秋季相吻合，作为生命之源的太阳，在度过了赤日炎炎的盛夏之后，它的生命力（光度和热量）也日趋衰减。用秋天的自然景象来抒写伤感凄凉的心境、悲哀失意的情绪，早已铸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表现形式。悲秋的情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史前人类神话思维的拟人化类比逻辑，在秋天生命衰老现象与死亡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象征性联系。在拟人化的想象下，各种自然物体均被视为生命存在，即同人一样有活的灵性。正如草木生发的春季被想象为生命萌发的时间，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季自然被想象为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时间。

古代关于“地”的信仰，来源于人们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对土地的依赖。在大自然中，土生万物，地载万物。万物的荣发繁衍，物相的交替更叠，除了太阳的作用外，显然也有大地的功劳。因此，原始人易于神化土地，崇拜土地，直接向土地献祭。西晋哲学家杨泉在《物理论》指出：“地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祗，亦曰媪。大而名之曰黄地祗，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

原始人为获得生活资料在从事生产斗争的过程中，面对着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已开始自发地探求万物的根源，将其中有些自然物（日、月、水等）加以拟神化成为多样的神；接着从多神中选出一个神，认为它先于其它神并且派生出其它一切神，这就成了后来哲学家们探求万物本原的思想渊源之一。

中国古代关于创世神话和万物本原的资料，十分丰富。保存着殷周之际原始思想的《尚书·洪范》，列举了当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五种物质，把水列为第一位：“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五行”为本原，来解释派生出世界万物的问题。

在认识自然界的进程中，古代先民们把世界万物归纳为天地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同时也在思索着宇宙演化即天、地、人的起源问题，创造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等神话传说。中国古代的这些传说，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加工补充，流传为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淮南子·精神训》有阴阳二神经天营地的说法，《神异经》中有朴父开导河川的故事，《庄子》中也有关于浑沌的寓言。其中，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记载了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

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①

关于天地的形成，还有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这个传说流传很广，记载颇多，最早记载于《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在远古时代，确实有过一个地壳大变动的时期。这时天崩地裂，森林大火，洪水泛滥，鸟兽四散，人类无以求生。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女娲这位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率领部族群众征服了自然力的威胁，重新建立起生活秩序，保证了种族的延续。女娲补天的神话，表达了人类最初对自我本质力量的赞美。

中国古代除有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外，还有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神话是“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② 中国上古时代传说中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五帝”（尧、舜、禹、汤、周公），作为英雄史诗期中华文明的代表，是先民崇拜的神祇，也是最早被先秦诸子理想化的人格代表。

若与古希腊神话相比，中国上古时代缺乏真正堪称史诗的作品，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氏族祖先的崇拜过于发达。英雄崇拜与祖先崇拜，在原始氏族的精神生活中本来是同一的。氏族英雄通常就是氏族祖先，而氏族祖先亦即崇拜的神。英雄崇拜是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古希腊崇拜英雄，古代中国崇拜祖先。希腊神话中崇拜的普罗米修斯、阿波罗等诸神形象以及《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英雄形象，都具有正义感、进取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希腊神话之所以比其他民族的神话丰富而优雅，其原因在于古代希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祭司阶层，它不是用单纯的故事形式，而是用艺术和哲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希腊的诗人、悲剧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喜欢利用神话形式进行表达，他们往往赋予神话以新的内容。

中国夏代以前的历史，笼罩在一片神话的云雾中。神话传说是原始人解释外部生存环境的尝试，是人类最初感觉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在哲学家看来，神话一般被认为是原始的哲学。赫拉克利特认为神话是比喻的哲学；苏格拉底认为神话是对神的存在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基于对这些神的名字的一种粗糙的哲学分析。神话作为人类的童年把握外部世界的一种理解形

① 见《艺文类聚》卷一，《太平御览》卷二有类似记载。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11页。

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形态，就如同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一样，是人类精神形态发展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

神话作为文化创造活动的发祥地，是人类最初为自己生活世界揭示意义的一种活动，艺术、历史、诗歌等都发端于神话。神话同人类其他精神形态处于联系、渗透、转化的辩证关系之中。符号论哲学家卡西尔极为重视神话的研究，指出：“神话是人类文明中最古老而巨大的力量之一。它与其他一切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它与语言、诗歌、艺术和早期历史思想都是分不开的。甚至科学也必须经过一个神话的阶段，才能迈入它的逻辑阶段：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则在天文学之前。”^①

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看，神话思维尤其与哲学思维的形成紧密相连，神话是前哲学思维。在人类史前文化中，神话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起到解释系统的作用。神话是史前人类的“哲学”和“科学”，人们以神话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人际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学家或多或少认识到神话的这种认识特征。英国著名文化史和古典进化学派的创始人泰勒说：神话的创造者，力图以“构想或讲述一个故事去对很难解释的自然现象和习俗进行解释”^②。

在神话传说中，崇拜意识就是人寻求、确信自己的生命意义，强化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统一体的联系。在崇拜意识中，人们确信自己的生命是一种更伟大的生命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充满着诗情画意，盘古、女娲、夸父、后羿、精卫等这样一些顶天立地、创造世界的英雄人物，正是反映着先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寄托着改天换地的崇高理想，充满着愉悦的纯真激情。在神话中，神的力量与智慧是以现实的人的力量与智慧充实的。神话的幻想世界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反映。

二、图腾崇拜：祖先信仰的开端

图腾崇拜，几乎是人类原始文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图腾崇拜又是在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早期的神话、图腾、巫术等，都是人的自我超越的虚幻形式。

人类分布于世界各地，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而民族的生存各自与

^①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

^② 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29页。

民族文化的慧命息息相关。民族的生命依靠民族文化来支撑，民族文化的盛衰关涉着一个民族的存亡。民族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创造、传承与不断创新的历史。不同民族，无论其文化的原创力如何，都拥有一定的文化。而每一个文化，都是拥有该文化的民族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体现了该民族的内在本体精神，透显着特有的精神方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从神话起源的。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法拉格指出：“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① 卡西尔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② 卡西尔把神话同语言、宗教、哲学、科学等相提并论，说它们是不同时代的同质的“象征符号”。其中，神话与宗教都是以情感为主干的幻想体系，是关于不死的信仰。神话甚至在其原始粗糙的形式中，也包含着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着较高较晚的宗教理想的主旨，宗教早就孕育于神话意识之中。宗教神话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死亡，毋宁说是不死。

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人对人类与一切自然现象、宇宙之间关系的感知，是将自然加以人格化的结果，是原始人畏惧自然而又力图理解自然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③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原始宗教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宗教”，原始神话实质上也就是原始宗教的“神学”经典。当然，从神话时代走向宗教时代，从人对世界的把握由神话向宗教方式的转变，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尽管神话有虚构和想象的因素，但它是研究各民族前哲学思维的重要依据。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往往是这个民族心灵中最幽晦处的秘密。从艺术特征看，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正好反映了这两个民族在气质和性格上的深刻差异。希腊神话充满一种戏剧化气氛，

① 法拉格：《宗教的本质》，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

②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卷，第672页。

其诸神体系普遍缺乏神性，却极富有近乎人性的鲜明个性。例如，他们的上帝宙斯，一点没有中国神祇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圣性和不可凌犯的威严。相反，宙斯具有一个凡俗男子的一切优点和弱点。他爱女人，爱冲动，也爱嫉妒，常因轻信而受骗。希腊人让他们的爱神，尽情地嘲笑和戏弄这位被剥夺了爱情自由的天神。

中国的天神是远离人间不食烟火的。他们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化身，而且是一切美德和全知全能的圣贤化身。中国神话的气氛是沉重和庄严的。希腊民族的童年是无拘束而浪漫天真的，而华夏民族的童年却是有负担而早熟的。远古神话内涵上的这种差别，体现出东西方这两个伟大民族在性格上的深刻差别，事实上这也决定了后来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神话既是原始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解释，也是对自身的观察和认识。从自然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是原始人类在不断认识自然界的时，也在逐步认识自己，试图对自身的存在作出解释的结果。他们以万物有灵的观念来说明人的精神活动，解释生死现象，从而产生鬼神之说。《礼记·祭义》中有一段孔子向宰我解释鬼神的话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人死之后，肉体归于大地，其气则浮扬而上。“物之精”，被各自命名为息和神。先王希望这一命名，有助于万民的畏服。

在人类的生活中，死亡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它使人恐惧和使人疑惑。如果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解体，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确知人在肉体生命解体之后是一种什么状态。死是人生的必然结局。这种情境激发人们去思考：死是怎么回事？人死后是像熄灭了的火一样归于虚无，还是仍有灵魂存在？如果有灵魂存在，灵魂又到哪里去了？在原始人看来，人死后肉体入土变为鬼，而灵魂升天变为神。这种鬼神观念的产生，显然与原始人的葬俗有关。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有公共的墓地。这就是说，当时人们想象死后归于地下，也像活人在地面上的生活一样，因而要随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正是鬼神信仰的基础，而鬼神信仰最原始的形式之一，就是图腾崇拜。

当人的崇拜心理投射于某个对象时，这个对象便有了激发自己的生命意义的功能。图腾崇拜作为氏族和部落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是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教信仰，和氏族公社几乎同时发生。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